莆田掌故見知錄　莆田宋湘民著

前言　一
元妙觀壁畫地獄變相　一
山色湖光廟額　二
湘岸寒宅舊為李梅堂故居三
讀碁閣旁土堆　四
南山石塔建於宋淳熙十年　四
小西湖之開鑿與重濬　四
周翠渠書　五
孝義社廟額　六
贊澗莊龍德井泉　六
古柳橋題碣　七
岸圖大觀園拓本　七
舊西門　九
狀元蛤　九
迎仙泰非寇準書　十
南山廣化寺宋刻經幢　十一
宋徽宗書神霄玉清碑　十一
清江周翁二姓無祖遺故物十三
青山不青　十四
萬古青濛濛　十四
臨難遺完貞之基　十五
南谿　斗五
滾藤牌打本城　十六
彭無山拒魏　十七

彭公案之主人翁	十九
白雲集	十九
洋池並蒂蓮	二十
清江三奇	二十一
清江東門上廊之勝景	廿二
曲藝廠字板論音樂古音之關係廿三	
徐潭之爭	廿五
黃乾豪乾剛兄弟渤海不忍獨生廿六	
古紅泉	廿七
吳將軍畫像	廿七
宋代林四娘墓影片	廿八
金石木刻之遺尼	廿九
玉印考証	卅

莆田掌故見知錄

前言

莆田宋湖著

茲編所錄，以與地方掌故有關者為限。凡先決條件，必其所附麗之地之物，為余所親見，為之鉤稽遺獻，採訪傳說，而舉有所知者，乃筆之於書。凡為余所未見者，雖知不錄也。見之而未始知者，亦不錄也。雖然，吾之所謂知者，政自有限，且亦未必盡皆確當，姑錄之以資談助云爾。

元妙觀壁畫地獄變相

元妙觀舊址在今蕭山縣署範內。通濟橋兩廡廊壁上，繪畫地獄變相，分為十圖，圖中所列刑狀，備諸慘狀，婦孺入見者，無不為之驚悚。作此圖者皆係一時有名畫師。一為宋煌，長於畫虎及古賢耕樵漁牧之類。一為林靄，善畫人物。其家人助畫者，占此圖大半。一為吳仲飛，畫仙釋鬼怪，有小吳道子之稱。相傳當時畫至劍樹刀山圖，屢描不能就，因擱筆出遊，適見一染匠把布之上曬台，攀拒縱送，極為得勢，意忽有會，急馳入觀，一揮而就，維妙維肖，觀者詫為神筆。仙遊黃吉民在此開辦地方法廳，概將壁畫塗墜。礪中遷入後，又皆改換土牆。惟東廊半部

在民衆藝術社內，尚存故墻數小段，未經換土。當欲遂其術在，洗刮壁粉，挖取一塊，特別裝置，藉以保存右蹟，揩乎因循未果。後來改建樓房，僅存之右蹟，亦盡歸烏有。

山色湖聲匾額

礪青中學今為蕭田師範大門墻盡處，舊有一座過路亭。相傳始建時，巡紳議懸匾其上，題曰山色湖聲。黃仲弢先生招邑中名士會飲觀中，酒半，出紙墨索書，衆皆遜讓，無應者。其孫懋官，年十三，亦隨往，遂登牀伸紙濡墨，慷慨直書，有旁若无人之概。書成，衆大激賞，其祖父

亦有肖者耳，因命漆工勒墨懸之。其字大可尺五，軒昂飛翥，老手或不及也。民元前一年八月，颶風大作，匾脫鍵落，字畫有破碎者，拾入庋藏，今已亡矣。

戎馬書生黃絹居左所營

同光閒，有一名士黃絹治，字十樓。以詩書畫名于時，而書以隸名，画以梅名。七工篆刻，嘗自刻一章曰戎馬書生，蓋時為某總戎記室也。所居在左所營之北偏，背臨河上，闢一小園，蒔花木甚多，明窗淨几，嘯傲其中，今廢為某氏菓樹園矣。此為右營李梅友先生所見告者。今則此地又為礮臺中學所買，改建校舍矣。

附識：李先榮梅友先生於民初來城一次，時年已七十餘，鬚眉皆長，自號為雪髯，工詩，且熟於地方掌故。自言少時居右衛營，後隨其父迴里，數十年罕到城市，舊所釣遊之地，更未涉足及之。重遊故里，大有丁令威歸來，城郭皆非之感云。

近讀陳欽齋師廬志軒文集中李雪髯統系紀畧序，有云令尊芳圃公始寓城內，咸豐三年，永逆陷仙，前城備禦，芳圃公議從募江，敦有積穀三百石，先祖春渠公勸其輸官助餉，芳圃公悅而從命。由是世為通家，締好益密。其家世行誼，有如此可稱者，故附錄之。

湖岸家宅舊為李梅筐故居

先大公琢堂公，自清江挈眷入城，首居湖岸。其宅即李梅筐先生故居，先生蓋一時名士也。某科學使臨郡時，試院中例有陳設。先生書直條挂幅若干幀，託供給者懸之臥室。某學使見之，大加贊許，以為出諸名手，及點名時，奇之，見其文又佳，拔取第二。遂於是年食廩餼。此亦李梅友先生作詠。

附錄：李梅筐書學戲鴻堂帖，後得余善本翻塔銘，書益進。畫山水不能作長幅，然學石竹齋小品絕肖。尤工紅梅，風致嫣然，然不輕人應。錄緣天偶筆。

耀黎墓土堆

耀黎墓之西偏，有土堆甚高，其地原係民屋，一老婦居之。咸豐間，城中故案數發，捕役四出，未聲一破案。一日遇老婦於途，疑之。以其荒一人，而入市所購，一若具十數人之食者，姑伺察之數晝夜，果得其踪跡，圍搜之，於複壁及地窖中，得贓十數人，囚盡獲之於法，并夷其屋為平地。後人地棄瓦礫於此，日久如山。若稍加整築，構亭其上，實足攬小西湖之勝也。此亦李梅友先生所述。

南山石塔建於宋淳熙十二年

浙江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迎字當是過字之誤

廣化寺東南隅之東塔院，有石塔五級，規制雄偉壯麗，前志只詳其宋時所建而已。嘗病其年歲不可考，因筆錄勤石題名之有官銜者二三人，其一為趙師造。歸檢前志，則趙師造於淳熙九年來官通判，於以知是塔建於淳熙年間。次早亟往拓印，趙師造所刻，因在塔之最下層，近地二三尺之處，泥沙附著，都已硬化，字跡不易辨認，適携有鉄絲硬刷，藍水磨洗，竟發現淳熙乙巳歲題六字，亦意外之俾獲也。淳熙乙巳，即淳熙十二年。

小西湖之開鑿與重濬

小西湖成化四年鑿成，岳榮泉太守諸所興作，皆為邦

人造種，小西湖其尤著者。邦人士，建名德殊勳祠以報之。至元倭變，祠燬湖塞。又迤峯後驛舊壇因築城掘土，遂為坑塹。萬歷四十七年，分守徐良傅重濬西湖，葺土填塹，不日而竣，墾平湖蘭，一舉兩利。重建岳公祠，令南北隄遍栽桃李，以示我朝崇文之意。清康熙四十三年重濬下建兼濟橋。乾隆十二年，知府瀾基築重濬觀前一帶河道，以連於楫。橋上舊以名環，撤去市肆改築廣，於時山色湖光，上下掩映，沿堤花木，更增佳勝，此景不知何時得復見之。

浙江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周翠渠書法遒勁，獨步當時。後人附會其說，竟謂其筆墨通靈，談言微中，饗培齋庶野語。然以其頗饒談趣，為述數則於下。其一，洋城林某與翠渠為中表親，嗜丐書法，察使林公祠額，許之。迄不下筆。林某知其不受通也，因與訂約為城市之遊。先生如約至，則見林某方捉筆作祠額，書竟擲棄去，累數十紙，無愜意者。先生不耐久俟，遂取筆為代成之。書至公字，方陪為林某所算，又不便擱筆不書，故意將公縮小，赧然曰：不成公，不成公。其後林姓房長，率不及五十歲。其二，先生為其祖困翁卜葬於梅坑。是處有一長澗，相傳中多鬼怪，日未晡，鬼聲啾

啾四起，且攫人以食。以此過午，無敢過者。先生刻大大坑三字於上，鬼遂絕跡。其三，周姓翠渠桂苑之房同時建立祠宇，先生為書祠額。書竟，嘆然曰：翠渠不若桂苑，沈吟者再。至今桂苑祠派下子姓蓺衍，而翠渠派下丁微不振，祠亦靡為田矣。竊謂一語成讖，出（畫）偶然，何足置信。其謂林姓房屋，終不及五十載，尤無是事也。至謂大大坑今果無兔，而某先果其有兔歟否？則不得而知之矣。姑存無稽，未妨一笑置之。

孝義社區額

井頭孝義社於明萬曆十六年重建。給事中方棐山萬有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為作記，謂是社係國初參軍林用和率里人所建。而社門懸一匾額，題曰孝義里社，下款書臨翁二字。又仙姑壇內有蔡忠惠書之永錫廟祚一匾。此社既係明初勅建，何以竟有宋賢手蹟？疑二匾皆自他處移得來，不然，則係方志山先生失考之誤。

○寶潤莊龍德井泉

井在南門外，濱龍前山麓。俗呼為白惠湯，蓋寶潤莊音轉之誤。泉冽而甘，脾中第一泉也。予龍德之命名，是固有說。俗傳宋帝昺播越過莆，飲此泉而甘之，因名為龍德井。是說不無附會可議，然而顧名思義，或亦近是。清

光緒之季，許應騤制軍巡閱到浦，知縣蔣庶佑以此泉淪茗，制軍大為嘉悅，蔣於其去也，飭役挑三擔隨行供飲。旋蔣以墨敗，士紳聲起逐之，蔣倉皇買舟而逃，途中遇風，於蘆窠。浦人以詩紀其事，中一聯云：惠酬三擔水，運倒一帆風。亦是井有關之一段趣史也。

古柳橋題碣

彭汝楠古柳橋題碣有二，一豎橋側，一置寺內。相傳外縣人仿刻一石，棄於運生倫棧，為鄉所覺，奪石而逃。鄉人因以原刻之石置寺內，而以仿刻者置橋側。一說以為防人偷盜，故刻兩石並存之。余謂二說均非，二碣皆汝楠

所命刻也。遣橋側之碣，有曰歲久而頹，幾不任度，小築告竣，因鳩工等之。云云。與亭內碣文有異處。如像仿刻，何庸予為其文？且汝楠構亭柳橋村，闢東西二園，園亭告竣，固葬此橋，事實具在，可證其必為汝楠語，而非仿刻者之妄易也。所以再刻一碣者，或者以小築告竣一句為不必要之語，不如改作歲久而頹，行者艱焉，因為更造云云，文字較為簡潔。兼而碣並存，未經易置，後人求其故不得，宜其各執己說以解之也。

岸園大觀園招本

彭汝楠以少司馬乞歸，闢岸園于南郊柳橋村，大約園

亭，有烟繫閣，情依樓，蕉聲館，剡水居，洋山精舍，樗聲閣，搖碧齋，密庵，且止臺，玉垓臺，漢奎廊，橘園，荔徑，雲來樹，見山亭，隱花閣，寸草庵，並天機庵諸景。並文敏其昌為作圖，題曰岸圖大觀。共十餘圖，每一幅圖，附以司馬親筆題跋一幅。書畫及刻工均極佳。當在半門街王大獻家發觀數幅，及親見其裝雲家所藏，裝訂成冊，完整無缺，海中當無第二本也。另岸圖大觀名章，近人黃象侯昇為以司馬作，今存游介園家。

附記：相傳鄭芝龍受撫官總兵，以司馬與有調護之力，芝龍心感其德，為治園亭以報，此說極可信。後明公子

國立臺灣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燦斯從城中官紳之請，與山海義兵相抗，城破被殺，太好家居，旋遭推毀。迄今荒煙蔓草之間，嘉石棋布，當日之亭池臺榭，猶可想像得之，悲弔遺墟，為發一嘆。

附考：汝梅字名士瑛，字燦斯，順治四年九月，常太鋪甲潘忠瓊起義，與鄭成功部下鄭國姓聯合，麕集城郊，號曰山海之坎。城中官紳為自衛計，招鄉兵捍禦，燦斯與舉人邱夢斗戴加祉知府陳應泰等，同為監紀推官，以前決部鄭鳳來為監軍。而城外鄉紳，如閣部朱繼祚，史部余颺等，又各招兵起義，與山海合。至順治五年三月圍城已及半年，城中人饑餓不堪，外援不至，困於初八日五鼓

引山海入城，兵卿兵官眷屬被殺，燦斯亦被殺于府前。以上係摘取陳邦賢清初黃變小乘所記重編，蘭陵詩話則謂燦斯年甫總角，從朱胤國攻樂化時，結壯士為內應，斬關納之，為山延王上玉所殺。事蹟相反，姑兩存之，以俟考定。

○舊西門

樂化城自宋宣和三年始建。由舊西門起，經舊北門（在今北門街之洞橋頭南）舊東北門（在今兼濟橋即觀橋頭南）以連屬於今之東門南門。至明洪武十二年闢城，乃越舊壕，踏烏石山東下，歷前壞後壞，與舊城合。自是而舊西門舊北

門舊東北門皆廢。然舊北門有洞橋為界，舊東北門有東濟橋為界，舊西門外無濠橋，幸有此片石可資識認耳。舊西門橫額之陰，刻分書峯石毓秀四字，頗雄偉。上款書里人周語立，下款書孫爌書。周語隆慶初歲貢，官雲南提舉。周爌萬曆丁未進士，分守荊西，皆清江村人。

狀元蛤

明狀元柯潛，柯家村人。其村臨海，出一種花蛤，殼有花斑，與普通所食者無異。其肉恰如珠蚶而畧帶淡紅，煮之湯作紅色。此時瑤村人特以餽各家，問其名，為狀元蛤。出狀元之村，有此特產，稱之為狀元蛤，固無不宜。

但不知未出狀元之前，有無是蛤；如有是蛤，豈無他名？又不知他處有無是蛤；如有是蛤，則非其村所獨，何以有此稱呼也？敢以質諸博雅君子。

迎仙塞非寇準書

江口迎仙塞石額，現移在該地錚法中學內。所書迎仙塞三字，雄偉而勁飭。上款為掌禎乙亥仲秋之吉八字，下款為山川留冠淮重修七字。細觀之下，殊不似傳說為然。傳說謂崇禎八年重修時，巡司某欲易刻己名，磨琢未半，為衆所阻而止，此附會之談也。其以為寇準書者，當係誤認冠字為寇字，淮字為準字之故也。何以言之？寇字上

無一點；若謂為所磨滅，石當凹陷，何以不見空白之地？況寸字顯然可見，明是毬字不是寇字；又準字下無十字，明是準字不是準字。如謂準字下半之十字，為所佔用，改作重字，則準字所佔地位太多，直可謂絕無是理。為是說者，殆僧見寇准二字，湊合重字，適得似是而非之寇準二字。而因上下欵分明具在，若求其故不可得，因臆斷其必為象所阻，而不知其不能自圓其說也。

附識：重錄是稿竟，頗自疑語有破綻，因檢槃志及續莆陽比事一閱，果然一個大塘湖，欵推數之以志為過，而則，迎仙槃宋時只置巡檢司而已，固未有寨城也。有寨城

自洪武年間始，斷無有明人築城，而宋人書額之理，一言而決，何必浪費如許筆墨。繼又轉念，古今來著書立說，何者不是浪費筆墨：世間萬事，大都一句話可了，多說一句，便是不經濟，便是浪費。然則一切筆墨，均可為浪費，孰者可存，而孰者不可存耶，摧燬何為者。

南山廣化寺宋刻經幢

癸未秋節前三日，余偕平若暨民往南山廣化寺，拓印經幢。既拓得數紙，披讀之下，知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呪。但年深石泐，字畫模糊，讀之不易明曉，忽禪房中一和尚擕一冊出，謂渠病新愈，正在斟酌刪正間是經也，此冊

為唐嚴賢國沙門佛陀波利譯本，附註英文讀音，其下附錄梵文原本。梵文英譯本，於伽迦俱揭四字，讀作Ga Ka音，咤姪耽咤四字，讀作Da T音。而中文本之英文註音，皆以CH拼音，明：以中國今音讀，當然不若由梵文對譯來者之較為準確也。於此便發現奇蹟，伽迦俱揭咤姪耽咤八字之音讀，完全與前音相同。可知前音純是唐音。而唐音何自而來，則皆來自唐譯之佛經也。因之，我人可以說，前音與古音接近。唐以前前四向未開化，何從得到古音？蓋古音之保存於唐音中者，隨譯經以俱來也。

宋徽宗書神霄玉清碑

鑿衍社以神霄玉清碑，原在元妙觀後殿，以二百金雇工移置於此，意在保存古物也。徽宗御製此碑，以碑本賜天下，令摹勒立石，可知此碑不獨吾蒼有之。然各家金石著錄，一無所見，劉法驛補陽金石初編，謂或因當時雖奉明詔，輾轉未及施行。而宋師之碑，又燬于兵燹，故此碑之傳獨久也。郭尹尊山氏隨筆，則謂當時令天下建神霄宮，以道觀改佛寺以為宮。滄桑之後，或仅其舊為，故性存色存耳。二說均有見地，故兩存之。徽宗御筆，號瘦金體。石材刻工均極佳。由宋至今七百餘年，其間雖經兵火，而字畫完好無缺，洵瀛片石，留得人間瓌

福建師範学院图书馆藏书

寶，顧執林共讚惜之。宋薛紹彭絳天偶筆，稍像蔡京代筆，然三希堂法帖蔡京所書，特以對較，殊不類也，故不可信。虞社同人嘗以神霄碑命題。拙作云：愚哉道君為此碑，欺天欺人還自欺；文名受鐫忍未忍，為憐書體美無度。瘦金之體天下無，幸託石壽遭海隅。寶籙無靈人事改，神物護持倘惟待。我來結社集作之，嶙峋移置臨軒墀；眼前奘石有無取，祇餘佳名堪共語。我嘗其愚愛其書，書生結習猶未除，嗚呼得無有嘆我如其愚。詩并不佳，然頁作道君之愚，則吾意所在也。其碑文中有云：「風馳雲車，來觀來饗。蒼虯交舉，神光燭天。群仙翼翼，洋空而來者，或擁

寶劍，或灑玉簫。」世間安有神仙？而道君信之至是，蓋皆為蔡攸林靈素等所愚也。與化府志蔡攸傳云：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侃為異聞，謂有珠星墜月跨鳳來龍天書仙篆之符，與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靈素本閩人，……車駕閩幸，則陰募無賴數十人，曲背為僂，扶杖為盲，噤口為喑，戾足為跛，既噀水投符，則僂者伸背，盲者投杖，喑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大為大悅。由是以觀，蔡攸林靈素二人，譸張為幻，無所不用其極，而道君竟墮術中，而迷不知悟也，信愚

圖書館藏書

矣哉！

清江周翁二姓無祖遺故物

清江周翁二姓，譬纓相望，鼎盛於明。內而閣老尚書，外而布政按察，不此者更不勝縷述。至今祠堂林立，猶可想見當時之盛。然遍詢鄉人，求覩所謂祖遺故物，漸不可得，殊不解其所以然。近閱余颺前變紀事，始知故物之蕩盡無遺，蓋有由也。茲撮述其大略如左：順治辛卯八年，海寇郭尔龍聚衆孤平寨，四出劫掠，黃石之巨室素封，皆避入清江、洋城。以為二鄉距城稍近，苟有緩急，城兵可以應援。尔龍偵知，於是年八月深夜，徑趨東郊，由屠

壩直抵洋城清江，携去子女千餘人勒贖，而財貨書籍，亦盡數捆載而去云。

青山不青

城山為黃石主山，舊時松堵含抱，一望青蒼，俗因呼為青山。明代黃石一帀，登賢書者一百八十六人，登甲科者五十六人，一時文物之盛，幾無與匹。古讖云：城山青，黃石出公卿。豈或然歟？庚寅元年，盡壺山天馬側入雁沙為界，將界外居民遷入內地。遷民流離轉徙，死亡踰半。於是千百成羣，到處騷擾，官府憐其失所，每從寬宥。未幾生機漸盛，惡莠愈橫。癸卯之秋，有倡議砍樹者

浙江省圖書館藏書

，不五六日間，遷已鑿就，壺山穀城天馬二十餘里，合抱修肄，灌木無遺，而青山從此不青矣。（砍樹事見蕭燮紀事）

萬古青蒼：

萬古青蒼五字，橫刻於城上巨石上。句出唐岑參登慈恩塔詩，氣象潤大，有吞吐八荒之概！青山得此，尤見本地風光。字亦軒翥絕俗，宜可與山靈壽。上題穀城二字，知不知其為誰。近讀余颺蕭燮紀事，乃知穀城為吳慶名府尹之別號。府尹黃石人，題詠偏壺山穀城閒。青山石壁刻七言排律二首，知府尹作。其詩云：一經病免謝朝簪，綠野青山愜素心，何意客星占盡聚，掌依卿月共追尋。

時陳經邦林亮前兩尚書來遊一千巖露色雲霞繞。衆壑松聲歲月深。欲探奇巒懸碧落，漫緣危磴采華岑。尚書曳履神逾王，樵叟扶笻力尚任。斜日流紅山轉翠，浮烟凝紫景偏陰。引杯問月初吐，漫洞聽泉不可斟。莫石赤松今在否？御風蓬島一來臨。

臨難完節之墓

浙江廟斜對路右，有一墓碣，題曰臨難完節之墓，而闕其姓氏。嘗以為疑，有能知其事者，又皆語焉不詳。昨詢之陳慕禪先生，始悉其原委。婦施氏，杭州人。其夫薛某服務於莆田鹽場。有界外鄉民某，將自杭歸，誘婦偕

尋其夫。抵家，婦請探查消息，皆漫應之，而時有生人到門相婦。婦知其居心不良，陰蓄死志。一日，值孝廉林勉階因事到鄉，鄉民某假娶婦將迎里，請其俠助盤纏，孝廉首肯，即前往面慰之。婦疑其又將不利於己，駭極而奔。孝廉尾追大呼曰：可以可以。意謂可以如請俠助也。婦竟皇遽投水死。此固無心之過，然孝廉心不自安，故題墓以表揚之。

南谿

去鳳凰山三里為南谿，明尚書謚文簡林欲俞建亭于此，中有流花鳩雪鷺小天門諸勝。今遺址就湮，僅有一石刻

文襄盡蒐書南緡二字，蕭然獨存耳。余嘗偕慰民平若往拓石刻，紙初上石，輒為風碎，如是者凡五次，竟空手而歸。旋檢清風清籟集，得文簡公南緡詩，有云人間兼喜鷓鴣能語。又云：印竹尋僧度野橋。孝廉林元鬆南緡詩云：古松流水聞琴響，絕磴懸崖見鹿過。又云：時向雲間看縱鶴，不知人世有紛囂。諸生方應徵又云：沽來濁釀邀僧醉，減得午餐與鶴俱。諸生方應徵南緡詩云：旋燒茶鼎煙僧話，閒聚花筠借鹿眠。至是余因重有感焉，昔謂山水佳絕之處，必小築園亭，朝夕於此，聽風聽水，以洗俗耳。又必行住動飛鳴之人物，點綴其間，使幽賞之境，躍然有生氣，俯拾趣，令雜觀於南緡

國立臺灣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則謂之於閒時也，縱之於雲間也，識年餐而與之俱也，心鹿則見其眠花菌上也，時過絕壁危崖巔也。僧則度野橋而尋之也，沽醪釀而邀之共醉也，燒茶鼎而與之共語也。僧心，鹿也，鹿也，是皆能於靜境中具有動態，而以供吾人怡悅者也。吾想南給主人，必且山中野服，芒鞋竹杖，徜徉肆志，而忘乎其有人世之累矣。余既讀其詩，為之翠然心嚮往之。

滾籐牌打木城

此時隨家人到北較場看總督操，有所謂木城以許多大如門扉之木板，外畫作城垣狀，內以木桿樘住，環立如半

城，打城時籐牌軍先導，其後緊隨各持武器之兵勇，且戰且喊，衝入木城。尒時私念滾動籐牌，誠可抵禦槍刀箭彈之襲擊，且可掩護後繼兵勇前進，未始非戰鬥利器。至於攻打木城，未免近於兒戲。及今乃知籐牌木城二者，有歷史性之連帶關係。清史稿明春傳「慶曆二十四年，詔選八旗及安置山東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誠籐牌兵，命明春統之，進剿羅刹。」即俄羅斯入清史稿聖祖本紀云：「彭春即明春，等攻雅克薩城，羅刹來援，林興珠率籐牌兵迎擊於江中，破之，沈其舟，頭人額里克舍乞降。」又清史稿郎坦傳：「羅刹頭目額里克舍請降，郎坦宣詔宥其罪，引衆徙去，毀木城，

」合而觀之，蓋臺灣鄭氏所練籐牌兵，皆福建人。鄭氏既降於清，其技誠籐牌兵，安置山東等省，至是乃用之以進剿羅刹及雅克薩，前戰數乞降，遂毀其木城。後來數閱時以籐牌兵打木城，或即紀念征剿羅刹之勝利。故謂二者有歷史性之連帶關係。（所引清史稿材料，見東方雜誌第四十四卷第七號徐慕賢彭公案考。）

彭無山拒魏

宋蕉耕緣天倪筆云：彭無山平邪未仕時，拒偽拘幽，里中或以為無，郎緣此結怨知而躋顯位。然而古今史冊之傳名節，亦容有僥倖人也，言外似乎深致不諒之意。余謂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其中之言，不足信也，拒偽蓋實有其事也。其所謂嘔血也，滑腸也，鑿盭也，絕粒飲水也，千死日二十度也，凡此皆為拒偽而然也。明：有其事不可謂之無也。或者為之說曰：拒偽事誠有之，然一一皆出於偽，其可以為訓乎？曰：是不然，徵重在門，催迫在道，此時不欲拒偽命也，安得不以偽應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佯狂自穢，往：不惜毀形辱身以苟免，則其為偽也，出於不得已也。夫出於不得已而為偽，固一時權宜之計，雖偽何傷；不觀古憑心言中諸篇之所自明者乎。有云：床頭置雄鏑，客至省疾，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佯示嘔血，則自明嘔血

之始出於偽也。又有云：嘗以死法，牙關緊閉，初置鑿，灌五味水，忍其鑿，叫牙立碎，則自明鑿竇之始出於偽也。又有云：偶人睡深，膝行就溺器取人矢，盛以磁瓶，滲以水，密置床頭，與人語，語酣，被裹取瓶泡於臂曰：溏矣溏矣！歷春徂秋，變溺自汙，則自明溏腸之出偽也。又有云：飲水絕粒，日飲家人糞線豆一鍾，去渣存汁，苟安旦夕。又有云：白石師授以丹粒，堅且赤，渴而吞之，初絕粒，五內如焚，轉輾幾欲絕，吞後覺漸安，天下豈有真丹？絕食三年，豈有不死？則不啻自明絕粒飲水之皆出於偽也。又有云：過師凡幾度，嘗以死法，不回不挽，

又有云：攝神閉氣，陡然死去。此壺子之杜德機鄭巫，所以却步而走，安知非自名師教之以假死法也。則其所云千日死二十五度，亦無非自明其皆出於偽也。見此種，皆筆之於書以自明，乃最坦白之公開狀，而非自認作偽之供招可比也。不以欺一時者欺天下後世，其志趣之光明磊落為何如，孰得而譏議之也。而當時之人，以其不食偽粟，不赴偽召，不應偽試，不考偽銜，不受偽職，竟以五不子嘲之，非持平之論也。

彭公案之主人翁

彭公案是合彭鵬與撰人明春之事蹟為背影而構成之武

俠小說。是書之主人翁為彭明，所云彭明由三河縣丞升至河南巡撫，與彭鵬由三河縣歸里，後升至廣西巡撫，其事實大致不差。又附云武文華撤弄人情，把彭公參了，與彭鵬傳說「被順天府尹劾，降十三級，俱從寬留任。」亦相符合。惟後半部之彭公案，皆屬明春征劉羅利之事。清聚賢彭公案考，謂誤將二人事合而為一，不知小說體裁，自可任意撏撦穿插，不必呆寫一人事蹟。彭明即取彭鵬明春二字以為名，觀其命名之意，可以知之矣。

白雲集

白雲集，陳白雲昂所著。先生嘉靖時鄞諸生，居穀城

山下。倭亂，挈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後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賈舟傭鬻以往，至亦輒傭於傭，遂徧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烏。所傭傭輒死，乃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衣食。久之，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撰片紙於廛，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居數年，竟以窮死。（以上太半錄鍾惺所作先生傳中語。）詩宗少陵，尤長五律。從祖比玉公刊其集以行，林劍黎得比玉公所刊

本，備書全集贈余，余因題詩於後。詩云：先生不幸坐大窮，曰：饑驅氣益雄；得意江山流寓裏，嘔心文字殺貧中。古來寒士歡顏少，大抵無名白首終；留滯艱危有斯集，一何肖似浣花翁？

洋池並蒂蓮

府學裡洋池中，在蒲田師範未移併前，猶盛開紅蓮。某暑假中，余徘徊池上，見一花伏水面，試以竹竿挑視，大異尋常。因命校工取之，校工諱曰：奇哉！並蒂花也。諦視之，則三朵攢集於一蒂上，不但兩朵相並已也，意頗奇之。旋有識者來，曰此品字蓮也。花朵大而稠，塗在弱

不能支，故常伏水面，為掌所蔽，人自不見耳。其實年：
皆有此花，不足奇也。相傳前明津沽閘並常建，邑人林環
逐擬大魁。然其後亦時有開者，竟無應驗。年：閘花，安
見為瑞。而況乎其未非並蒂也。以見多怪，迎以為瑞，大
抵仍來所謂瑞應者，如斯而已。

清江三奇

少時聞故老說清江出三奇，問其故，則云周嬰坐八座
驄，一奇也；周瑞不入境，中興人，二奇也；林逋埋做皇
帝，三奇也。此種傳說，類皆似是而非，然亦事出有因，
未可謂全無影响之談也。周嬰豹韜負才名，嚮著五色鸚，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藏

賦，巡撫朱運昌見而奇之，令馳驛至三山，欲以儒士入闈。會運昌卒，不果。後仍以諸生出身，儒童而有馳驛之榮，與坐八座轎固無以異也。相傳閩中制未論，不應秋試。右田有一同名者中式，而黃榜者誤書右田為莆田，不敢塗改，然不知莆田有閩瑞也。事聞於主司，名往承之，以掩其誤。有無是事？不得而知。然次年即聯捷進士，要非偉籍時會者可比。林適棹臺諫，陞太僕少卿，曾奉命冊封諸藩。其家藏於譜，有適棹畫像，題進金冠。金冠即用以冊封諸藩也。不過奉命而來，何須題進？此或畫師一時之戲，後人求其故不得，於是乎造作言說，謂也先邀帝飲

，帝以道楨面貌相同，令其服御冕服代往，事旋作罷，遂遂全冠，所以必須跪進。此則附會之談，絶不可信。按道楨册封諸藩，在萬曆丙午三十四年，而英宗北狩，事在正統」紀年間，相隔百餘年，亦無邀飲之事。

清江泉周上廊之勝景

余由到清江上廊，必循行於玉帶溝凝翠湖浴雲池之旁，徘徊不能去。如想昔時沿流錯立水棉樹百餘章，綠陰蔽徑，與湖漾雲光相動盪。鶴洲之上，又有仙禽數十，飲啄鳴舞，意若甚適，觀詠於斯，亦以為足樂也。惜今仙禽不

歸來亭環璧亭秋容亭聚書樓濯來亭，亦皆傾圮殆盡。陳迹杳不可尋，遺韋故墟，輒為惘然者久之！雖然，清江一曲，玉帶溝猶抱村而流也，湖水猶凝翠如故也，池水猶浴雲如故也。無樓臺亭閣為之蔽，水國風光畢呈吾目，吾則揮麈遊行於其間，消受清趣，政可自怡悅也。

由華嚴字母論莆音與古音之關係

余嘗因考證南山廣化寺經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斷定莆音與古音接近，古音則保存於唇音中，隨譯經傳播而來。此種信念，持之甚堅，遂進而研究唐末守溫所創之三十六字母，更遡而上，因之研究華嚴經附載之華嚴字

。華嚴經譯於晉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其去古音固未遠也。準此以言，華嚴字母之譯音，當然亦屬古音。而於此確定為古音之華嚴字母中，又在：可以證明諧音與之相同。茲舉數例於下。

(一)華嚴字母之屬於ㄧ韻者，有顛、年、田、天、賢等五字。在今音原屬ㄧㄢ韻，古音則不屬ㄢ韻，而仍屬ㄧ韻。此種例證之見於詩經易經者不少，茲略舉之以見一斑。例如：詩經車舝一章之舝顛令，溱山三章之新年，甫田一章之田年陳人年，假樂一章之人天命申，北山二章率濱臣均賢；易經雜卦傳之進親顛，文言傳乾卦之天田人，俶有顛

年田天賢皆屬ㄧ韻。由此可以證明晉譯猶存古音也。齊音讀此五字，皆屬ㄧ韻，如真顛為ㄉㄧㄢ，年為ㄋㄧㄢ，田為ㄊㄧㄢ，天為ㄊㄧㄢ，賢為ㄒㄧㄢ，一一與古音吻合。此一例也。

(二)華嚴字母之屬於ㄧ韻者，有堇、尸、時、詩、池六字。在今音屬於ㄓ、ㄔ、ㄕ一組，為後起舌葉音，皆無韻母。注音字母定作帀韻母，而古音作何一字，皆有韻母，如上六字，絕對以ㄧ為韻母。觀華嚴字母之以此歸入ㄧ韻，更可明瞭。齊音讀此六字亦然，此又一例也。

(三)華嚴字母中之維、介、金三字，屬於迦組，如國音字母以ㄍ作陰平讀，不作ㄐ讀。又強、窮、渠、喬、奇、

勤、慶、琴、鉗、求小字，屬於伽組，知國音字母以，作陽平讀，不作人讀。又歎、欽二字，屬於佉組，作去讀，不作人讀。此為北音，蕭音均作以或去讀。總之相同，此又一例也。

(四)華嚴字母之同組張徵中朱翱撰知珍徹石詰輯十二字，皆作去或勿讀。蕭音讀珍徹朱為去音，張徵中翱知石詰輯為勿音，惟朱撰此字未考一輯三字讀音不同。然左傳：朱儒朱儒，使我歐於邾。朱儒亦作侏儒，蕭音朱亦可作侏讀。漢書：汝今斡張，怙汝先耶？斡張同謝張，蕭音斡亦可作謝讀。此又一例也。

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

上述第一第二兩例，皆究研古聲韻學家所考定者，取之以與莆音對較，恰相吻合，足以徵音言之不謬。至於第三第四兩例，固已前知莆音之有合於古音；而此讀是否如此讀，缺乏佐證，惜無所借助以申各說。及得唐屬實國沙門佛陀波利所譯之陀羅尼經咒，與梵文英譯本對照，發見迦伽俱揭四字，作Gr或K音；嗢姪耶脈四字，作D或T音，而皆不作CH或H音讀。例如：

迦　嚩日囉迦野　英譯 Vajrakaya 是迦作K讀。

伽　薄伽跋底　英譯 Bagavatch 是伽作G讀。

俱　部多俱胝　英譯 Bcteroti 是俱作K讀。

揭 怛他揭多 英譯 Tathagata 是揭作 Ga 讀。
咤 尼始瑟咤野 英譯 Vaicikitsya 是咤作 Tya 讀。
姪 怛姪他 英譯 Tadyata 是姪作 Da 讀。
耽 頻地瑟耽多 英譯 Vidhicita 是耽作 Tya 讀。
賦 部多俱賦 英譯 Bhutakoti 是賦作 Tya 讀。

所舉八字英譯，皆由梵文直接迻譯而來，於以此經證唐譯之音，最為正確，而唐譯之讀此八字，純是古音。第二例所舉沙利之唐譯，既為古音，則支法欽之晉譯，更去古未遠，有此佐證，吾說乃以成立。因之第三例華嚴字母迦紐翰作金三字，伽紐強窮渠奇勤慶琴釿求十字，依

組數二字，有迦伽俱擯四字為之轉證，第四例張徵中朱朝瑛知珍倒古詁轉十二字，有咫姪耻抶四字為之轉證。則音唐之猶有古音遺留之痕迹，不待陳徵博引而自明矣。

明乎音音唐音之為古音，則蕭音之有與相同者，亦即古音也。嚮吾所持之說，謂蕭音與古音接近，由譯經傳播得來。今因讀蓀巖字林而益信。

徐潭之爭

延壽橋下相距不遠，有徐潭焉。潭旁微露一石，徐昭濱寅釣磯也。釣磯之西，其故居在焉。後為劉後村克莊所得，營墓造第於此。已而徐氏裔亦復之，重蓋書樓，

與其先輩弟斌姪郎，共為詩以志其事。（詩見鈔磯文集附錄）蓋嘗考是事而重有疑焉。後村為此夢序文集，稱為「徐先輩，則何不為先輩稍留餘地，而以之營墓造第也。其所為詩有云：門外青山皆我有，從今不必呼徐潭。抑何其嗤之通人至是也。王安石謝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詞近於戲，謝者固非之。彭惠安詔作後村相堂記，直以規取為言，蓋不欲為賢者諱也。而況乎規取之以營墓造第也。至於昭潛附背之語，尤屬可疑。其語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還有替，何必苦相侵。」試問此語何自來乎，非謂

國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書

來自夢中乎？真有是夢，後人必不以告人，而他人又無與同夢者，夫誰得而聞之，意必後村以力規取，徐氏後人無如之何，而怨毒之深，故為是靈寶式憑之語以相警。不然，則吾疑滋甚。

黃乾亨乾剛兄弟瀕海不忍獨生

某年春節，往黃碧傑家品茗，有人來催其赴宴祖祠，疑而聞之。碧傑謂此例自明沿行至今，言之甚長，因檢家藏畫像族譜見示，始悉祠堂設宴之原委。仲昭公之姪乾亨，奉使冊封蘇利加，取道歸別母。瞻戀泣下，謂薛行海天漠里，乃無骨肉相依。仲昭聞而悲之，即命其子乾剛偕行

舟壞羊嶼，乾亨乾剛回溺。乾剛先為善水者救登岸，見其兄不起，不忍獨生，即投水死。既而乾亨被救，不見其弟，遂回殉焉。天倫大義，顛沛靡虧。自是兩房祠祭，必以福昭治讌相邀，志孝友之感於不忘也。閩後記憶不清，茲就黃海續莆陽比事中身殉簡冊條，及殉兄蹈瑕條，擷取大意，補記於右。

古紅泉

讀石東井紅泉宮，以池水常紅得名。舊為唐裴藏察廟。現附宋林旦年延林光朝講學于此，稱東井書堂。明關為水南書院。溯源所自，故稱古紅泉。此三字刻石陷于壁，在

今小學內，然不知為何人畫也。

附註：宋史唐元和八年，觀察使裴度於莆田縣界紅泉築堰潴水，墾闢荒地，為田三百二十二頃。歲收數萬斛，以贍軍儲。莆人因立祠祀之。

吳將軍畫像

民國十二年春，社同人集飲吳墅大家，見東壁吳將軍英畫像，因以此命題相賦。社外亦有投稿者，共得長篇七古十五首。就中以陳晴山一首為最佳。詩云：我生不逢將軍提戈殺敵時，無由望見瑰傑岸異之英姿。三百後瞻遺像，是耶非耶尚懷疑！而況遺像我猶未見之。將軍事業炳一

代，本來不待丹青續。其人其事但足傳，尚論何妨懲我輩。不然，人海裏，走肉行尸知几幾？朝：覿面亦尋常，有誰值得留筆底。將軍之勇敵萬人，將軍之生何不辰。毛羽未遂高飛願，一朝國變逢甲申。朱明運絕山河改，漢族衣冠淪左海。鄭家父子效孤忠，其志可嘉勢則殆。杖藜皇帽恐徒然，英雄用武非所在。一局殘棋不可收，降志辱身厚有待。將軍年少負奇才，不甘長槊沒塵埃。功名事業急自見，楚材晉用良可哀。將軍一戰平金廈，將軍再戰下澎台。嗚呼將軍之功誠偉矣，是豈將軍之志哉。此作起結筆力橫恣，而結尤見地高超，真大家詩也。特錄存之。

宋代林旦年公墓影片

某年為定莊之游，路過林旦年公墓，攝一片攜歸，其墓地所在，今已不能舉其名。相傳墓地為朱文公手所定，此說殊可信。定莊之灌纓亭，文公嘗為之書匾。其題款云，新安朱熹，承奉郎旦年林先生書。蓋林謙之為文公所敬仰之人，文公嘗造紅泉訪謙之，因而稔知旦年公之為人，自必加以敬仰。況文公風誼堪與衍，其為之造墓也，理固有之。

附記旦年公事略：公名國鈞，字公衡，平生好施與，鄉鄰有窮乏者，輒陰助之不使知。嘗建紅泉義學，延林謙

之先生為師，置義田以贍從學之士。白湖舊有浮橋，紹興初更造石橋，遂傾資倡衆，以相其成。又伐石砌黃石掩城之路，凡二十餘里。因力絀而止，其戚屬十二家為合力續成之，後人因稱其地為十二家。年九十，齒髮落而復生，嘗作一亭，陳俊卿名之曰回年。題匾其上，因以自號，後人稱之為回年公。

金石木刻之遭厄

余曾在民衆教育社，偶覽金石木刻招本，意在喚醒民衆，使知保存史蹟之不容已。一般民衆，對於金石木刻往往任意推毀，以之為材料之用，有時知識分子，且優為之

福建師范學院圖書館藏書

，言之可勝浩歎。茲就眼見者略舉數事，以見一斑。明天啟時道士楊大瑾所遺古銅巨鼎，今已破碎不堪；詢之道士云：所缺之鼎蓋及鼎身片段，係光緒年間為某道士所毀，以之改鑄他物，此一事也。宋珏書之林氏忠烈祠木製碑，相榮分貽，竟以此碑作切肉之砧，經其族內有識者制止，方重為豎立，然已刀痕斑駁，難復舊觀矣。此又一事也。洋尾村之李氏孝祠木碑，處處皆刀斧痕，不見一字，僅留篆額可見而已。蓋碑為樟木製，村人以古樟可入藥治病，故不惜以刀削斧鑿，此又一事也。吳德台書之寧海橋石碑，原係倒仆地上，鎮前鄉人以搶築海堤餘暇，合力重豎之

詠鄧王碑報為仲偽
通文代書鄭仲武取去，
為置屋之風甚人逃
往之清，此書乃余從雲
之家刻本補之。

李傅補注

是年其鄉思痛痕者數人，疑所豎碑為祟，從乘夜推倒
地，斷之為兩段，此又一事也。宋徐明叔書陳煒墓誌銘
原在東洪陳氏祖內，今祖已圮，碑亦墜文
陵之下，與卵鎖磨，石物多處，後人視不為之所，此又
事也。明少卿黃統拳拳樓之，請田縣築金建詠歸亭碑，某
為工人所毀，碑為兩段，運出砌築牆基。他碑同時遭此厄
者凡八，此又一事也。明興化府張貢為林有年立之「孝廬
額，平臥下磨道左，「孝」字右角已缺，而字勢異常軒翥。
遊見之，為銘墅詮明潘應龍論祭碑之右，今又不知何往，
此又一事也。本朝陵谷變遷，矣變為嘗，往往而

獨時日久，野火燎，牧童誤，大牛礪角為可歎也。若復如以人事之摧殘，文獻無徵，此亦名邦之恥，願邦人共起而圖之。

玉印考證

余嘗得玉印一方，文曰家藏勁譜琴經，人在龍淵虎山。斷定必為從祖比玉公之章。因比玉公摹刻蔡帖，勁譜琴經，皆在其內。又龍淵虎山，雖非專名，而儀寓武林吳門間，必指其住在地之山水，可斷言也。近閱梁章鉅楹聯叢話中云：蔡鴻，遵本莆田人，宋忠惠公後裔，明末避吳中，自署門聯云：字體琴聲，中郎世業；茶經勁譜，學士家風

。於為懍悟；所謂家藏荔譜茶經，即指蔡氏之有祖傳墨寶也；人在龍渊虎山曲，即指其遊居吳中名山水間也。因復述所定此印，必為蔡鴻儒所鐫云。

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

莆田掌故見知錄卷終